



曾惠敏公文集目錄

卷一

揚雄論

擬揚子雲解嘲

擬太常博士答劉歆

擬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擬陳伯之答邱遲書

書漢書儒林傳後二則

書漢書蕭望之傳後

書江良庭六書說後

幾何原本序

卷二

文法舉隅序

西學略述序

叔父威毅伯叔母熊夫人五十壽詩序

仲父澄侯大人仲母汪夫人壽序

朱嘯山丈六十壽詩序

叔父威毅伯六十壽詩序

劉公楚元八十壽序

外姑劉母王夫人六十壽序

蕭母黃太淑人八十暨二壽詩序

歐陽母邱太夫人九十壽序代家叔父

王母萬太夫人壽詩序代家叔父

祭文正文

王君墓誌銘

代筆大人

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

卷三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七條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巴黎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又

又

又

又

又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巴黎致譯署總辦再啟

倫敦復譯署各堂

倫敦致總署總辦

又

卷四

倫敦致總署總辦

又

巴黎致總署總辦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又

又

又

又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又

巴黎致總署總辦籌越事七條

卷五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巴黎復九叔父

倫敦復李丹崖星使

倫敦致劉廉侯太守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巴黎復重伯姪

巴黎復郭筠仙丈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

倫敦復左中堂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巴黎復郭

飴孫兩甥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邵筱村

倫敦復香嚴

倫敦稟九叔父

倫敦再復許竹筠星使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

倫敦復許星使

又

倫敦致李傅相

又

倫敦復許星使

又

倫敦復李傅相

曾惠敏公文集卷一

揚雄論

余嘗讀賈誼之文怪其以墨翟與仲尼同稱及得墨氏之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好儉兼愛之美其合於聖人節用求仁之訓者不少也又嘗讀韓愈之文怪其以揚雄與孟子同稱及得揚子之書而讀之然後知韓氏所謂雄亦聖人之徒者誠非偏愛其文而過譽之也余於雄蓋偉其功壯其志而悲其不過於時云夫經術者聖門文學之科而文章則言語之科也言語之至精者將以明德行紀政事述文學敷之天下而可信傳之久遠而無窮漢之工爲文者衆矣莫麗於司馬相如相如之文淹雅瓌瑋馳騁往復雄亦優爲之顧以爲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毅然輟其雕蟲篆刻之爲本六經以爲文章使聖人之道由我而益尊韓子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獨舉揚雄氏與孟氏相提而並論則雄功之偉可知已伏義文王周公孔子此皆古之神聖窮天下互萬世莫不敬而崇之以爲不可企及譬之日月在天無能階而升也今試召學者而勉之曰汝其師伏義文王周公孔子未有不惶恐震駭逡巡而遜避者無它以爲蹴等之甚而擬不於倫耳雄則以爲經莫大於易倣易而草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效論語而著法言夫侯芭劉歆以元之難明深於易誠爲過論要雄之本意未始非遠慕於伏義文王周公孔子而師之也其志不亦壯乎雖然經術文章皆所以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不外乎君臣父子之間出處語默之宜而已

雄以閔僞頌德策名衰世拓落於侍郕黃門之官三世而不得徙及遭罹厄運屈身僞僞之朝僅以耆老
久次轉爲大夫而劇秦美新之論被譏於後世寂寞投閑清靜符命之語致誚於當時夫古之抱德懷才
而不過於時者多矣孔子之聖孟子之賢時乎不至則亦老死於車轍馬跡之間而不得一行其道然而
道之不行祿位之不加於其至德無損也若雄之不過於時則或以引退相期或以死節相望微斯二者
則謗議隨之豈惟見嗤於時人方且受責於君子示貶於史冊庸非不幸之甚者哉且雄固濬於勢利有
以自守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觀漢室之將傾不能見幾而作顧乃係戀於新朝之微祿甘
受其汚徬徨而不忍去賢不如雄猶且恥之以雄之賢而出於此者抑又有說雄之生平以聖人爲師彼
其意以爲孔子大聖人也猶將應佛肸公山不狃之召管仲良相也孔子許其一匡九合之功而寬其去
子糾事桓公之罪且以召忽之死爲匹夫匹婦之諒也然則硜硜之節非聖人之所許也是以校書天祿
鍵門飲酒視平帝之亡王莽之篡漠然若於己無與焉者雄之自序稱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正謂此也
柳宗元贊伊尹五就桀曰不夏商其心而以生民爲心若雄者其亦不以漢之興廢爲憂樂而專以學之
不講道之不明爲恥者歟又何必引劉崇翟義龔勝薛方之事而繩之君子之待人也隱惡而揚善其論
人也取其長而恕其短此敦厚之道也余以爲韓公之尊揚雄稱之賈生之賢墨翟也安可以語之過重
而咎之哉

先太傅批云韓與曾王皆推崇揚子司馬公尤篤好之東坡朱子則深譏之觀法言之永篇則蘇朱之說允已此作推崇而微含諷刺頗有斟酌文筆須峭而後能勁須簡而後能灑必從二端下手乃可漸近於古勁字尤宜加意

擬揚子雲解嘲

客嘲揚子曰蓋聞長世字氓者磬折而禮士行義達道者學優而蒞仕是以隨侯之珠不能長晦其光而氏之璧不能終韞其美故賢豪踵武而趨赴俊彥聞風而興起失勢則屯邛於下僚得時則奮迅於泥滓吾子挾琅玕負璫璵修踐履之篤實富麗藻之高華貴兼善於天下利用資於王家曾不能師長羣英提唱諸儒射干時之策陳治安之疏從衡捭闔驤首天衢談笑而懷印笏指揮而定羌胡顧乃知榮守辱屢空晏如鍵門著述經營元虛糟魄棄捐精義獨攄放彌六合散入空無窮年累月是究是圖室無青紫之客門無卿相之與居無中人之產家無儋石之儲官不逾於侍郎位不尊於執戟遭遇讎讐聲聞寂寞猶復服膺幽眇索隱探賾雖言侈夫大元竊以爲尙白也揚子莞爾而笑曰若客未嘗審時度勢泥於陳迹而不知變通宜其抑守約之志長奔競之風鄙木訥爲庸凡矜滑稽爲彊雄也昔者周道陵遲宇宙分裂爭雄並峙鳥鵲魚鰕得人則邦榮失士則机隍於是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豐衣玉食重士尊賢折節爲謙周爰咨詢游談者捥腕而騁技任俠者負氣而慙恩是以蘇秦張儀之儔公孫渚于

之輩說諸侯如轉丸取富貴如拾芥至於甘羅以嬰兒而致身上卿呂不韋以巨賈而濟其櫛謀范雎片言而疏骨肉蔡澤囑慍而奪公侯此皆投閒抵隙靡波逐流君子恥焉奔逸遁逃之不遑而況效其尤邪我大漢綜棼絲而理之驅除嬴氏奄有九圍滄海流沙幽都丹厓罔不卽序順軌惟阿而來歸於是時也上之則環奇之材卓犖之儒下之則百夫之特十室忠信樊以甲科固以孝廉器而使之孰有幽潛或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德有所不聞能有所不彰譬諸太倉半菽千鈞一羽斗斛不爲之盈虛權衡不爲之墜舉者矣且夫動靜之微休咎之機砥道坦夷崇高阨危注盈者溢彙高者頽進取者弱器退藏者知歸載馳載驅厥智乃愚善地善淵永保其真麋鹿而亡象齒而焚畢羅孔翠豔其文身是以懷寶賈害飾表賊裏徐行却步生生之理韜光養晦是謂知止華繳分專闕其早已吾子詡其知而哂其所不知矜其所聞而昧於所見此何異蠅與斥鷃習榆枋之飛槍譏大鵬搏扶搖而至於九萬也固哉客曰范蔡之不足多吾方知之矣雖然彼其騰蹕藉葦岫興窮途彈冠俄頃結綬須臾則亦際遇之奇也吾子特未能焉而厚非之不亦過乎揚子曰往者伊尹進於盂黷傅說興於版築呂望作於漁釣百里奚舉於傭僕此數子者皆休問震於婦孺勳績垂於簡牘當其遺在草澤則拓落如彼及其升於青雲則建樹如此是其會合甯不詭邪然而君子忻慕其德而嘆立賢之無方者以爲會逢其適不可狃襲爲故常也時移勢易雖賢哲之用舍未可躡攀而比擬焉乃范蔡云爾哉道有殊途物無同然涸魚之死蟪而不能戾於天翰鳥之

翱翔而不能沒於淵故君子抱德獨毅持操獨堅不爲勢奪不爲利牽飯疏食而不改其樂處陋巷而不違其仁鄙人雖不敏固私淑於先民陶朱猗頓金張許史誠未足以易吾大元也

先太傅批云俊邁跌宕之氣瓌璋奇傑之詞均不逮古作者然字根古訓理多心得亦漸窺漢儒之堂奧矣

先太傅又云於是時也一段氣機奔放尚不失西京雄厚之象又云子雲炎炎者滅一段以雷火鹽一卦爲幹餘語亦雄奇卓犖此篇動靜之微一段質幹不逮而亦多見道之言

子雲解嘲專拈時字作骨此云賢哲之用舍未可躋攀比擬更進一層立論子雲之閎博雄奇未易幾也而淡泊恬定自然流露文字之間足以徵其所養

嵩靈拜識

擬太常士答劉歆書

某等幸遭聖漢之隆海內雍和四夷賓服經師儒士蔚然雲興而皇仁廣被不遺葑菲如某之徒質薄學朽咸亦屬於辟雍庠序之間與乎校理講習之業夫博采異聞旁搜遠紹師古訓而監成憲揚緝熙而贊嘉猷稽古封禪之儀參議明堂之制此吾黨之職事也甯有硜硜然懷嫉妬挾私意囿於一隅擴斥道真卽聾從昧以終其身雖愚不肖奚至此哉然而尋繹來書猶有感焉者不審固陋淺識不足以語於大道也歟抑子大夫之言尚亦有所未盡也夫經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盛德至言於是乎在浩若江河炳如日

星放諸四海而準質之萬世而無疑者也。是故道非經不傳，經非聖不作。後世之人自天子達於庶民，考經世之典，明修身之要，胥於六籍乎？得之非博厚廣大，純一精微，其孰能與於此？閭閻取左氏春秋傳而誦味之，以爲彬蔚朗暢文章美矣。原始要終，紀載備矣。要亦漢思之士繕事實之變遷，以摭其風飛焱，暨之氣成一家之言而已。若夫溯先聖之微指，論褒貶之所由，吾知其合者蓋寡，而不合者猶多焉。史稱孔子筆削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夫公羊穀梁子夏之弟子也，弟子爲傳精嚴如此，而其師顧猶居不能措辭之列，於以知聖人所爲非聖人末由窺其奧也。且二氏爲傳志在明經法訓，詁之體以釋其名義，稟師承之說以達其指趣，不著支離曼衍之詞，不參私臆附會之語，至慎至密也。然世之治經者，猶往往有違言焉。況左氏之書汪洋恣詭，數十萬言，瞻麗華富麗所裁擇，或乃瑰異鬼物交錯，廢見託辭，龜茲取證，童謠日尾月策之辰五世八世之數，宗邱高梁之地，稱父宋父之名，莫不由爲敷暢，強屬前知，罔之怪力亂神。聖人不語使邱明而自爲之，則所謂好惡與仲尼同者果安在哉？非其自爲好事者作僞而矯誣之，其不足貴益彰彰矣。抑又有進焉者，春秋之作彰善而癉惡，是是非非，將以儆爲世之暴君，汙吏亂臣賊子，而使知懼也。宋宣舍嫡兆亂而頌之以百祿，荀息殉君踐言而譏之以白圭，宋弑杵臼而貶爲君實無道，陳殺洩冶而責以無自立，辟甚乃魯文納幣於齊喪未終而遽有昏禮也。傳則以禮許之，其傷風而悖義也多矣。子大夫嘉浮夸之詞，忽尊經之實，恥崇家範，輕尚異端，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夫尚書號百篇而古文溢於今文者財有十六篇耳藏之者其當燒書之時爲在暴秦後
耶避秦而匿之則彼五十餘篇者胡不並納壁中若藏於亡秦之後則是當漢之興人聞典籍未盡滅也
伏生口授而外邈無聞焉抑又何邪且執事於春秋則取親見而舍傳聞宗邱明而抑二民於詩禮尙書
則又破授受之舊法崇野獲之新編何立說之齟齬乎國家修明經術將以鈞陶仁義鑒循道德甚盛事
也司其職者不厭反覆揚摧吏諸至當而後已耳今乃蔑棄衆論恐之以文吏之議似於理有未安挾勢
力以伸其說也亦非吾子之令聞也

先太傅批云中閒明公穀之是斥左氏之非數佐尙少不足以自暢其說末段責以不能從容商訂可以
折子駿之氣饒文氣疏宕紆餘胎息頗於漢人爲近

擬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夫來伸者往屈天道有必至之符神督則形離人事有難迴之勢歷覽古今成敗之蹟凡夫拔山蓋世之
英旋乾乾坤之業固可握金鏡而別其醇疵操權衡而定其輕重者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夫國
祚告謝大命既傾暴君汙吏作於上而頑民劇盜蓄於下至於天地反覆生民塗炭則必有聖哲雄豪出
類拔萃應運而生順天而行挽頽波於汎濫結勢繇而繹之剝復相尋天道之常也三代以前尙已十一
征而不爲黷武滅國五十而不爲暴彊彼其翼行天罰拯民水火譬如孩提之有父母如亢旱之有雲霓

明哲奚留戀於多端繫情累而歔歔繫曲念而決瀾豈百鍊而成柔將外疆而中乾覽遺令而憑弔獻茲文而悽酸

先太傅批云魏晉六朝皆欽慕曹公之英武每以漢高魏武並論士衡獻弔獨睥睨而悼惜之陸氏承遜抗之餘烈猶有英風偉抱蓋亦以命世之傑自許不欲僅爲文人故雖英特如周孝侯亦折節師事之也此作窺見大陸風旨陳義頗高意象節奏俱有合於古人特洗鍊工夫不逮耳

先太傅又云末段辭義俱精

士衡文前半敘魏武之英略後半詳其遺令而以二語結之云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更不一著議論文特以慷慨激昂出之視士衡微詞故爲醒快

嵩發拜

擬陳伯之答邱遲書

希範足下省書開示利害勸以改圖援古證今箴勸交盡拳拳之惠淪浹襟懷足下責僕前壯而後劣者誠有是也夫立功立事使榮觀表於當時休問存於沒世此僕之甚願也危疑去國竭蹶無依鴻鵠奮而高飛麋鹿銜而走險斯可救死他邦苟全首領而已人之情喜榮而惡辱安土而重遷苟非煎迫途窮勢不得止安有包羞含垢冒不韙履至危遠投朔漠之君側匍匐蕞蕞之域棄九族之親戚違先塋之松楸望望然而不顧者哉僕之衷曲未易一二爲流俗悠悠之人觀縷而深辨之也以足下惠而教我聊復盡之

往者西師騶發方內土崩南康龍飛霸圖初建嚴疆重鎮定之以空函金城湯池摧之於俄頃於斯時也朝廷寂寂不聞補袞之臣豪傑喁喁咸作攀龍之士僕則以被遇先朝感恩明帝督前驅而授郢誓九死而義辭固知大厦之頽非一木所撐千鈞之重非一繩所引而夙夜孜孜不敢有懈食祿致身其義然也既而威聲所響猛士投戈賤息虎牙奔歸狼狽幢主蘇隆之宣今上之新命許之以方岳錫之以麾旄小人愛死變易初心遂復肉袒牽羊崩角稽顙壺漿簞食迎犒於軍門堅甲利兵回指於建業今上神威古今罕匹桓文之績不數於當年伊霍之功復成於今日天命有在人謀與能九錫八佾始入重華之國黃屋玉璽旋離文祖之廷伯之遭逢景運朔贊皇猷雖不得比於代來之勳庶幾獲免於咎戾矣昔管夷吾有射鉤之仇而齊侯尊仲父雍齒有豐沛之隙而漢祖爲封諸什方勃鞞以斬祛示忠嚴顏以斷頭自矢晉文委以心腹昭烈任之于城過合之際何其盛哉僕始以未忘舊君遲遲歸義見幾不早橫被猜嫌莅州以來參軍書佐之除僉蒙遙制別駕長流之辟不得自由推尋始終靡有他釐正由范雲之徒媚嫉而媒孽之故致爾耳鄙性麤疏難堪裁抑而失志之徒競相聳勸至於興晉陽之甲奮鬻拳之兵莊生所謂尅核太至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者矣鄭伯倫程元冲之徒潰敗於前徐文安張顯明之儒喪亡於後匹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冤憤之師甯易過邪犬馬使臣亦將視如國人衆人待我安能報以國士此伍員所由奔吳而困楚中行說所謂背漢而輔匈奴也足下觀僕之所處殆猶騎虎之背不可中下轂矢於

勢將必發耳豈有能已而不已者哉罪莫大於亡命悲莫甚於無家瞻望舊邦涕泣如瀉自以此生永無生還之望長爲異域之魂山水清暉莫由可覽鶯花勝景無從賞心而叨賁德音遠逾涯涘誓以姚泓慕容之敗勉以朱鮪張繡之榮并承今上皇帝予其自新中軍臨川不責既往人非木石誰不移情方將獻壽陽之城攜舊部之卒歸罪司敗泥首闕門死生聽之於君寵辱安之若命晤言伊邇不盡所懷
先太傅批云六朝偶儷文中有能運單行之氣挾莽岸之情者便與漢京不甚相遠此文之氣頗能自振惜伯之粗鄙反覆不足以發人筆端倔強之態耳

書漢書儒林傳後二則

右傳言易者本於田何自丁寬以下列於傳者七人其不立傳而姓名散見於傳中者近四十人言書者本於伏生自伏生以下列於傳者六人散見傳中者三十餘人而自孔安國以下通古文尙書十許人者不與焉言詩者本於浮邱伯自申公以下列於傳者七人散見傳中者近五十人傳禮者魯高堂生列於傳者惟孟卿一人散見傳中者近二十人治春秋者首胡毋生自胡毋生以下列於傳者五人散見傳中者四十餘人而自張蒼以下治左氏春秋十餘人者不與焉散見傳中者或位致通顯而有別傳或無它事蹟不足以立傳要之皆專門精力講議貫通之士師授源流所系不可以無傳而薄之也去其兼經複見大抵猶得百六七十人嗚呼何其盛也孟子稱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自孝武置五經博士開弟

子員業成而去者或游擢大官登臚卿相於是四海之內翕然競勸班氏所謂祿利之路然者不其信歟而余竊有感焉西漢之世去古未遠音聲易通而訓故易明也傳中百數十人皆學成而有聞者其疆識幼學必皆度越恆人然習兼經者不過十數人通五經者財一二人而已至東漢鄭元究心羣經並爲之注而後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一以貫之而眇所齟齬豈康成之智力遠邁前人歟抑聖闢者難爲功而耕耨者易爲效歟毋亦精粗之不同專工者盡優而博涉者少劣邪夫學之境無窮而人之精力有限康成命世大儒天下萬世所宗仰而讀其書者猶往往有違言焉然則西漢諸儒兢兢然抱一經守一先生之教陟步而不敢失者蓋亦有道後之學者苟力有未逮與其多耘而無穫無甯鋤而不會以鏤金石也

漢儒講學其視後世也有難有易更秦之暴簡冊蕩然學者不見全經傳章句於口耳之間考同異於煨燼之餘不亦難乎揚墨之道已熄釋氏未入於中國上之人雖有悅黃老之言者然一人偏私之見孤唱而無和安得與天下儒生敵也終身務於正學而不患異端之相侵故曰易也雖然申公病免而趙綰王臧下吏自殺轅固刺疑幾瀕於死當時儒者謹守師法閉拒邪說至以身殉而不悔也豈不嚴哉自時厥後佛老之說交熾於中國慧業之士從而和之而吾儒浸有不敵之勢於是盡棄章句之學高談性命之理悉發古聖賢之精義微言與彼二氏者樹幟而相攻也夫析理盡於豪芒則必有虛空無涯涘之論閭闔於其中淺識者不能窺也遂有近禪之議焉譬諸援人於溺而自漸其屨者歟夫高談性命而盡棄章

句則後生小子將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見亦未始非一弊也

先太傅批云上篇言漢人專經勝於後世之兼營局勢過於平衍少強直傲岸之氣下篇言漢儒之強立非後世所及收處孱弱不振

書漢書蕭望之傳後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夫行不由衷而矯情以干虛譽則起居飲食無往而非彌縫之術迨其忽忘之際鮮不肺肝呈露者矣雖然蓋亦有以好名之心始而篤行終焉者堅持其操歷久而不敗則所謂由勉強以臻於自然者固將列諸可以節取之科夫生知安行上智之資也非周公孔子不足以當之蓋曠世罕覩者也自非上智莫不惟利是趨物可欲謂之利名者可欲之尤者也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不以清潔森森猶足以束縛俊傑瓊瑋之士而玉之於成也歟觀夫蕭望之以不見除用而仇霍氏及不樂出守則上疏以爲不宜疏斥諫官此躁進之士假公以濟其私非夫有道君子難進易退者之所爲也夫患得患失聖人謂爲鄙夫充其極可以無所不至而望之晚節乃能骨鯁不阿權倖殺其軀而成名於天下後世雖無明哲保身之智而孟堅以爲近古社稷臣則非溢美矣夫人汲汲于祿之心與其樂生惡死之心孰重而望之之進也如彼其終也如此與人則少可而多否持已則百折而不回庶幾以好名始而篤行終焉者乎自嬴氏之暴焚詩書坑術士而天下大亂漢